

集部

稼村類藁卷十二

元　王義山　撰

書

上丞相江古心為程大中請謚書南安司理時

義山聞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人徒知第第相傳而不知堯舜禹後湯以前全是

伊尹接得來湯學於伊尹伊尹以堯舜之道干湯者也韓愈述道統之傳獨不及伊尹何歟葢嘗因是而為之說曰本朝理學自周而程自程而朱人知第第相傳不知周而後全是大中公接得來然周程諸子皆以講明理學得謚獨大中公未以謚名又何歟於惟休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周程諸子也國初五星聚奎其象為人文之瑞於是濂溪之濆周子出焉方周子為南安理掾也當是時大中公

攝倅南安見其二子俾北面之親切的當之傳自此始自是而後通書太極圖始有所授盛哉大中公之為人父也上以接孔孟於既往下以啟朱張於方來此其功在天下後世不細蓋吾道之有絶續猶日月之有晦明故其當絶續之交全在一接之力何者非大中公不生二程非大中公不識濂溪有是父故子然也有是師故弟子然也大中公有功於理學雖與伊尹以身自任者不同然識周子於人所不識之中使千萬世知有太極

圖知有通書非大中公接之而誰接之此義山所以斷然謂大中公之功不在伊尹下義山壬戌廛忝嘗侍杭山章先生丈席閒親聆義理之訓且喟然以大中公未謚為博士議郎之闕義山江西晚出學未明理然居濂溪所居之官竊稽二程乃嘉定閒錫謚濂溪則因魏鶴山有請而謚焉濂溪後二程而謚吁已晚矣二程乃大中公子傳曰子雖齊聖不先於父謚其子不謚其父可乎況南安自創道源書院以來像四先生而祠先皇帝

嘗華之以雲章奎畫又置山長以講明是理每朔望郡太守率僚伍與闔郡逢掖之士深衣弁屨濟濟來前而祠于堂者獨大中公無謚此而不言得罪師友欲乞鈞詳得與敷奏下太常議肇錫嘉謚以為天下後世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師為人弟子者勸將見書之國史曰大中公錫謚自宰相某當國始其於世教豈小補之哉

上察院章杭山為程大中請謚書

義山嘗記壬戌摳衣丈席親聆師訓謂本朝諸儒皆有

謚獨大中公未有為之請者且以為太常博士之闕後輪對言之居無何先生歸矣義山佩服師言未嘗一息忘乙丑再調得闕南安理掾乃濂溪所居之官大中公遺宁就學之所仰恃主張大中公之心門生弟子可進狂瞽過章貢時嘗與繡使擇齋徐先生言之擇齋憮然曰發前此所未發之議論勉為之繼而又獻書于古心先生古心得書喜曰某日由其中而不知未幾古心去國義山官南安日又致書于賈使長未及奏聞而同列

笑且排其事周使長申言之周極以為然謂此事到手莫蹉過方為繳申而周以艱去是何大中公多不幸耶義山竊禄南安數月廳之東廡乃濂溪教伊川明道之所老吏相傳猶能道前日事先生立緊頭天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此正大中公奇遇之日亦先生主盟正學之夙心也大中公自此可以徼福於師門矣將見書之國史大中公錫謚先生實主張之自當與鶴山為濂溪請謚同一光耀豈非吾道之幸

上待制劉後村論提綱衍義書

孔子作春秋榮辱列國之君大夫於片言隻字間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先師朱文公取司馬温公通鑑為綱目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則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其目則倣左氏而參合諸儒之粹自周威烈而下顯徳以前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粲乎其備於此書矣然文公既為通鑑綱目未及為長編綱目何耶豈非為時諱歟孔子生

春秋秉春秋之筆雖曰隱諱以辟患然勸善懲惡不少假借葢文公未為長編綱目者以温公未為本朝通鑑也或曰温公嘗謂稽古録用春秋意自國初以後亦本朝史籍之綱是不然葢稽古録至於治平而止非若前代之全史也此長編綱目文公所以未及為某之不敏讀綱目有年矣妄意以本朝長編舉綱撮要僣為一書非敢曰綱目續也大概以長編為據而兼取乎他書葢自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

神武所臨海內有截繼以太宗文治列聖守成其取之也雖無以逺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以仁其奉巳也以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權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生功利無窮此其宏休偉績所以編之詩書無愧若夫元臣故老之謀猷

忠臣義士之功業則皆表而出之至於亂臣賊子賣國欺君變法亂紀則亦所不敢隱又取近世尹起莘綱目發明例以管見書於後名曰衍義某生雖明時不幸而不得親聆先師之誨晨窻螢哦夜燈舒卷莫非所謂科舉之文書非不讀也而讀非其書蓬萊道山羣玉之府豈無李邕願見之想而無由投迹故無書可讀其間錯亂差謬豈不多乎哉李秀岩謂通鑑綱目條貫甚善令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

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後書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葢通鑑以歳名而文公門人多忽史學不熟歳名故有此誤噫以文公門人猶不免於差誤況不及登文公門者乎㸔惟先生為一代大人物天下士之所依皈某曩嘗雅拜門墻辱進春風之座所擬長編綱要一書嘗畧舉金兵誅逆亮於瓜州一條以求砭訂先生矍然曰此孟子書法也陳平甫備要壁角裏文字耳子之此書有關於世道大矣勉之某服膺師訓

退而成書凡與陳平甫異者三百餘例謹抄録所説衍義上干斤削某雖不獲登文公之門而獲就正於先生焉是何異親聆文公之教者豈非今日之大遇哉

代徐司户上參政蔡九軒獻通鑑綱目考異書

某嘗聞著書立言之士其有益於世教者有二焉一曰經學之士二曰史學之士皆有功於世教者也厥初生民六經未作也斯時也一忘言之天也結繩而已何有於書契標枝而已何有乎文籍迨夫書契作矣文籍生

矣分張太和礫裂元氣於是乎有易於是乎有書於是乎有詩禮春秋聖人亦費辭矣然亦豈得已哉故夫古之為經者六後之為經者什百千萬非後世之經什百千萬也向使五經不火易不卜筮吾夫子之六經無恙也則夏侯建不必為五經章句劉輔不必為五經通論許謹不必為五經異義程曾不必為五經通難孔顥達不必為五經贊義顏師古不必為五經考定張鎰不必為五經微旨崔郾不必為六經要言樊文深不必為七

經義綱陸徳明不必為經典釋文劉鎔不必為經典集音易一而已丁寛可以無易説衛元嵩可以無元包崔纂可以無易體徐鄖可以無周易新義書一而已桓榮可以無大小章句衛宏可以無訓旨周昉可以無尚書雜記王元感可以無尚書糾繆詩一而已伏恭可以無齊詩章句賈逵可以無漢詩異同韓嬰可以無韓詩内外傳陸璣可以無毛詩草木蟲魚疏禮一而已戴經可以無石渠禮論劉歆可以無逸禮鄭元可以無周禮難

張衡可以無周官解説春秋自春秋賈徽可以無左氏條例鍾興可以無春秋章句何休可以無春秋訓詁高士廉可以無春秋纂要是雖一家一説一説一滴然不可謂無功於六經者至若麟筆既絶之後為史氏之學者又紛紛乎其多矣史記司馬遷作也使史記為全書則史記索隱何必司馬貞史記章義何必徐廣史記新序説苑何必劉向前漢書班孟堅作也使前漢為全書則注前漢書何必顔籀前漢記何必荀悦註司馬相如

傳何必郭璞漢記音義何必崔浩後漢書范蔚宗作也嘗攷其書則有撰東觀記如薛瑩者有撰東漢補注如劉昭者有撰續漢書如司馬彪者是葢不以一人而成一書也三國志陳壽作也嘗攷其書有撰魏武本紀如習鑿齒者有撰魏武春秋如孫盛者有撰魏紀如魏澹者是又不以一人而成一書也晉書唐文皇作也又有撰晉書八十九卷如王隱撰晉書三十五卷如謝靈運撰晉書三十二卷如干寶撰晉書十四卷如朱鳳凡此

皆晉史之所引用者南北史李延壽作也而又有撰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如魏收撰北齊書二十四卷如李德林撰陳書三卷如傅縡撰宋書五十八卷如孫嚴凡此皆南北史之參附者隋書作於魏徵而前乎此已有王邵已有張太素唐書作於歐陽修而前乎此已有韓愈已有吳兢五代史亦作於歐陽修也而又有所謂徐無黨諸君子之立言垂世或相與共成一家之書或相與訂正一代之事其實皆有功於史學者至於我司馬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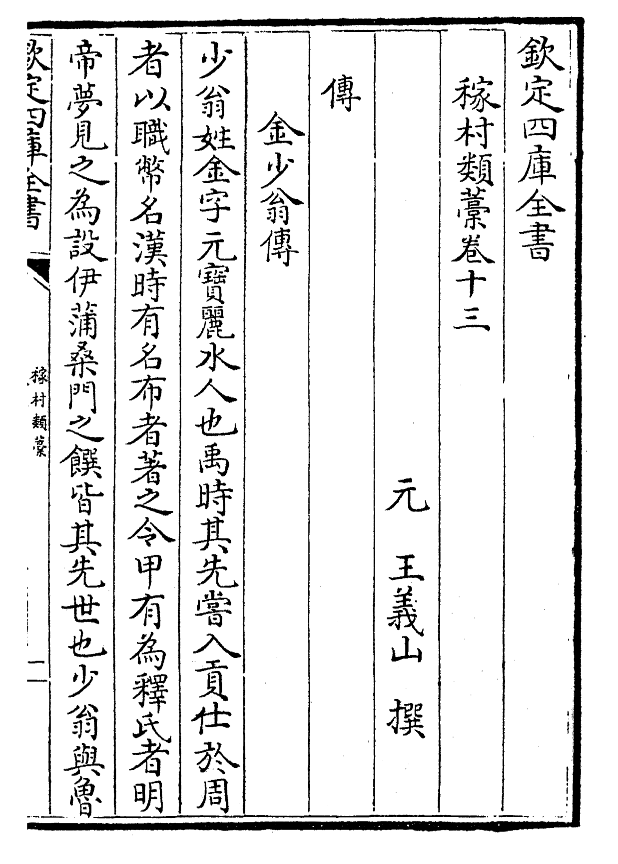
公之作通鑑也自周威烈而下千數百年間盡取而為書刪削冗長舉撮機要而凡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炳如也書成而胡文定又為舉要補遺至考亭夫子又別為義例表歳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長其目倣左傳而稽合諸儒之粹亦詳且備矣某不敏幼受教於父師竊有志於史學嘗聞之先公云西山守泉時先公從之遊泉士林梅堝考亭之高第

也移書西山曰通鑑綱目一書所謂綱者斷斷乎出於
先師之手而分注之目或委諸生先師平生工夫詳於
四書故未及修改自令讀之一章之内文意不相聯屬
必須檢尋温公故本然後意足明公倘為主盟俾敏博
通明士數人以温公本參校完其闕失明公從而可否
之名曰綱目考異以成先師之志甚大惠也葢當是時
登西山之門者先公最先諸友西山乃以此書屬之先
公然先公考之未及竟故其考異止二十餘條今某戍

是書為卷三十為條千四百餘求以無敢負先公之志又嘗取鄱陽考亭年譜讀之其説曰綱目一書先師再加更定而未畢又信梅塢之言為不妄先生學考亭之學者也必能為某可否之是書止以通鑑正本與門人所褒之目參校其同異而已於綱則一字不敢增損殆猶游夏不能措一辭也近世嘗有著綱目發明者魏文靖為之序金陵帥上其書且官之以為儒生光寵亦有以吉本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為綱目考異淳祐丙午

有旨行下寫而藏之祕書則凡有功於綱目者皆不為無遇今是書之成其與綱目發明者旣不同而其考異又以温公本為據非徒以吉本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而已

稼村類藳卷十二



稼村類藁卷十三

元 王義山 撰

傳

金少翁傳

少翁姓金字元寶麗水人也禹時其先嘗入貢仕於周者以職幣名漢時有名布者著之令甲有為釋氏者明帝夢見之為設伊蒲桒門之饌皆其先世也少翁與魯

國人孔方彭城人錢𨷻子剡溪人楮先生友善孔方以罪廢錢𨷻子楮先生坐黨斥獨少翁行於世嘗謂人曰吾道一以貫之言利析秋毫銖兩分釐必辨性不喜入窮之之家與富商巨賈最相厚每至主人延之上座呼為少翁于胥輩尤莫逆暮夜往訪其徒動以千計偕行穹官貴人雖盛怒見少翁來必改顏接之攜手入房闥與其妻孥相得歡甚人有罪至死少翁一言即解或媒進者必借重少翁乃可少翁方面大耳其色黧與人交

其初似崛强然性終輭熟獨於寒士少恩云

太史公曰少翁金姓以少名何居其少昊金天氏之裔歟

香山居士傳

居士姓占其先占城國人也所至其名香嘗隨海船至五羊與賈人交最密其族黨甚繁居於泉者如五羊之盛居高者因姓高居雷化者皆其支派也號瓊者尤有聲價若沉若檀若木者以醫名人有疾招致之善治氣

輒效與姓蕭姓丁者皆其類居零陵者非同譜也居士嘗遊蓬萊人仙之號蓬萊翁有老儒先生手執周易一卷與共讀好事者於明窻淨几間列古鼎其上與陳玄毛穎楮先生輩相友時召玉川子與瀹茗好佛老有清淨道德無為之名喜讀老泉木假山記象其巉巖詭特嘗介陳后山見曾南豐為之加禮延之上座然居士無堅守特操為人足恭致書朋儕必三沐三熏九頓首然後遣有設賓筵者居士與俎豆雜陳于前賓醉主人命

紅袖奉以進居士於几席間曲盡其禮備諸醜態遇貴介誕日袖詩詞與俱稱觴作遏雲聲助人之歡里有喪亦往吊吉凶無廢禮性亦好圓向婦人脅肩諂笑其徒纍纍如貫珠環繞心胷間又有軟媚者喜趨炎常在人掌握中雖汗浹不恥嗚呼無恥之恥無恥矣曾謂居士為之乎唐長慶間有以此自號又字樂天姓白居易以詩名者非此之云

太史公曰居士與后山遊師事南豐惜無堅守特操又

其甚為富商臣賈所賣卒至焚其身惜哉

甘國老傳

甘國老汾州人也以草名見於神農氏本草名松名遂兄弟也與松善遂所行輒相反族有二有居山中者白如傅粉多貴重之有依山而居者顏如渥丹人赤其族性悉濕喜負暄有寒疾不可以風常擇燠室居焉初鄧州人有姓鞠者與江南陳吉善國老介以進得通神長年術與黄連盧薈友而不如其苦口上黨人胡麻隨人

黄芩石人秦艽其徒百餘輩皆趨附國老以媒其身吾儕有遠志者輒惡之抑之弗使進能毒人如葛生亦為之和解尤與蜀之黄耆五人相得空竭其心論事出肝肺號六一居士人無貴賤有疾以身和藥有阿魏者最熏穢國老與之交亦不卻一日有貴公子欲招致之欣然來及至以利説公子公子怒束縛之不為禮由此跡雖疎然心實愛之延之高閣其聲價益長公子喜曰吾籠中有人矣國老素無直節唯以甘言媚人投世所好

仕至三公號國老云

太史公曰甘位至三公爵甚穹無薑桂二子之辣君有過不能苦諫人有以利來者雖賣已不顧惜哉

高御史家傳

高氏渤海人也古者賜姓命氏或以土或以封或以名或以官或以字或以物高氏出於齊公子高之後以名也其後有受業孔門者名柴戰國時燕遣使入秦有名漸離者有名允者北朝人也有才度以一代偉器稱有

名昂者亦北朝人也幼時負壯氣其父曰大高氏之門
者此兒也唐有封渤海郡王者髙氏代多顯不書書之
不盡書也近世有左丞相守太師雲金雲金生右平章
政事宗元宗元生工部卿仁路仁路生在班祗候長夫
長夫生在班祗候巨由巨由生神射軍都指揮使正德
興正德興生在班祗候文祐文祐生襄襄生奉御兼園
陵令趙兒趙兒生西三縣稅同監翥翥生令御史伯元
兄弟二人弟大史院監候伯亨併書詳其所同出也初

高氏有女未嫁而孕父惡之杖於家忽一日有道士自
外而入問之故有老嫗述其事道士又問此女曾何遊
嫗云此幼𥝲閨房不履戶外惟禁烟省松楸時父母俱
往此女遊後園由墻而西有禾苗生焉上有枯穗而穀
以手挽之取其穀而食已而有娠道士令钁於禾之所
深纔尺得髑髏焉其苗自口而出後生男彌月聚族姻
方命名間言者噬而不嗑鄰里皆驚駭未幾又一道士
自外來謂坐客曰我與此子名名髙母漢母漢即雲金

也嘗聞邰之女履大神拇指之跡如有人道感已者生稷為農師教民穀詩所謂履帝武敏歆是也又聞有田家女因耘見衆禾中有一穗食之生子其女竟仙去後人為立禾女祠乃知食穗生子天地間有此若事夫不夫而育㤗也生異人則不㤗矣母漢以母食穀而生其事㤗甚而遇道士尤㤗也而其㤗卒為祥宋時有李泰伯母無子禱于神夢二道士奕碁往觀之道士取局之一子授焉子子也生太伯為宋名儒母漢之生遇兩道

士泰伯之生亦夢兩道士道士其異人歟惟異人識異人母漢仕至左丞相守太師子右平章政事女皇后盛哉渤海之高天下之高也謹按高氏家譜母漢後皆為顯官惟襄不仕襄子趙兒為奉御兼園陵令奉旨降香道經河南年飢境内民殍多流離趙兒紿所屬官曰我奉密旨來賑濟令所在發粟所屬官以其事聞于朝有旨俟還職日究問及還待罪東華門外奏云臣比者奉旨使外道經河南境内百姓皇皇乏食若俟請於朝然

後賑濟則斯民旦夕命也臣聞民者國之本也固則邦寧臣不待奏請令所屬官發粟賑之臣死罪死罪上嘉其功有旨無罪可待金天興間后莬殯封丘門外大兵壓境趙兒伏于附城内夜奉柩以入葬他所嗚呼此何時而一念忠烈至此趙兒可謂不負所職若趙兒者又高氏之後所謂異人歟令行臺御史按臨江右所至能為萬物吐氣唐高元裕為御史嘗謂御史紀綱之職其風望峻整迨令有聲元裕之後又一御史是高一門兩

御史也將見持平無私條綱具舉有唐人命御史為宰相故事在用敢述顛末為不朽傳且以告太史氏

贊曰於戲盛哉高氏之為興門也子而孫孫而子子而又孫天之生異人也將大書特書不一書云於戲盛哉

稼村類藁卷十三

稼村類藁卷十四

元　王義山　撰

殿策

對

恭惟皇帝陛下撫大有為之機中三才而立登極於甲申即藝祖皇帝登極於甲辰中興於庚申即藝祖皇帝創業於庚申氣運循環無往不復茲者進臣等於廷策

之以三才之奧且及於陰陽剛柔仁義之理而歸之於藝祖開國之功臣不佞有懷欲吐久矣幸得借王階方寸地此而不言臣則有負敢以聖問中民極立而天地自位之語為陛下勉臣聞帝王能為生民立極則能為天地立心何則帝王中三才而立惟有大規模然後能開拓乾坤惟有大力量然後能擔當宇宙是故天職司覆必有帝王者作而後天得其所以為天地職司載必有帝王者作而後地得其所以為地天之道不外乎陰

陽而帝王一心陰陽之理具焉地之道不外乎柔剛而帝王一心柔剛之理存焉此帝王定之以仁義而為三極之宗主欽惟自藝祖皇帝收拾五季破碎之天下以仁義一理扶人極於無窮正天地之常經明古今之通誼用能定天下為一陛下景定改元之詔有曰洪惟藝祖之開基遠邁成周之卜世神策之受甲子用篤祐于眇躬歷首之起庚申實同符於興運臣於是而知陛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此一大運氣不特與藝祖同

且超越乎古今者有二葢天下之數起於甲而天下之勢合於庚自大撓作甲子而有理即有數據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帝堯在位一百年而即位之元為甲辰因是而逆推大撓甲子之數則知盛帝明王即位之元多在甲黄帝受命之元其元為甲子主三才之統一百年少昊受命之元其元為甲申主三才之統一百年帝堯受命之元其元為甲辰主三才之統一百年若夫經世紀年所載帝舜受命之元其元為甲申大禹受命之元其

元為甲戌而壽皆百有餘歲彼數聖人者其合乎甲之數止得其一而主三才且百餘年之久陛下電繞之年實在甲子龍飛之年實在甲申親政之年實在甲午是陛下之大氣運又兼乎黄帝少昊堯舜禹之所未有此臣所以拜手稽首而為陛下誦於萬斯年之詩也臣謹按西漢律歴志有三統之説天統甲子人統甲申地統甲辰是陛下兼三才而統之矣乃者廟謨雄斷邉塵肅清成不世之駿功建丕天之鴻業又在乎庚申之歲是

三才合為一之時也葢帝王受命之數多在甲而古今混一之數皆在庚六國之合合於其年之庚辰三國之合合於其年之庚子南北朝之合於其年之庚戌藝祖得天下其年為庚申而合諸僭偽為一又在太平興國五年庚辰程頤曰庚者更也三才更新之象也不然古令凡幾甲而陛下之臨御獨兼乎先甲後甲之數古今凡幾庚而陛下之中興又據乎先庚後庚之期是陛下之一身天地之大氣運皆歸焉此所以能為生民立極

故能為天地立心也然而論數不論理不明論理不論
數不備陛下既得乎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數與藝祖
同符矣而又能以理貫乎其間則聖問中所謂陰沴未
全消海宇未全清疏附奔走而動嘆才難掊克背側而
居多民蠹與夫法制者國家之綱儲蓄者兵民之命財
用者政事之紀軍師者封疆之衛皆可以據理而行矣
臣謹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葢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非兼三才

而兩之者乎然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曰生三才何也或曰三才之中各有兩儀所以立其道者各具二名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故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然四象生八卦不曰三才生六爻又何歟臣有以見陛下身為三才之主而欲又求三才之奥也臣謹因陛下之問易質諸夫子之讚易其發明三才之道於繫辭說卦乃各一見其繫辭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此其列天道

於上列地道於下而必列人道於其中以見人者天地之心自太極既判以來苟人道不正則變天之道亂地之理三才之大有不得其位者矣然猶統言人道而未指言聖人植立之方也至其說卦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此則言立天道於首言立地道於次而究言立人道於其末以見立者乃聖人植立之功惟皇極之聖人有作致中和以位育盡至誠以參

贊俾斯世悉為仁義之民以全其天地之性而不失其為天地之心然後人極立而天地與之俱立矣臣嘗攷夫子所以讚易者於三才之道凡兩及之而聖問於立三才之道獨一問焉臣固知陛下有意於為生民立極以為天地立心葢天地非人不立而人道又非聖人不立周敦頤作太極圖說原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而亦歸之聖人定之以仁義立人極焉圖說之作大易之旨也夫子於易三言夫天地人之

所以立敦頤於圖亦申言夫兩儀人極之所以立然則
天地於人立則俱立而人非聖人立不徒立且當五季
潰亂之初天地磔裂生民糜爛自我藝祖皇帝再造民
彛開闢天地一日呂王昭素議易至乾九五飛龍在天
昭素曰此正當陛下今日之事萬世咸謂藝祖善體易
昭素善言易令陛下得藝祖之正傳臣敢襲昭素之遺
意故因立三才之道之問衍而立為民極以立天地之
說抑非臣臆見也嘗聞端平改元其年甲午其日庚子

陛下夢藝祖於殿上親承聖謨越三日宗臣以御容進
一瞻天表儼如夢中臣嘗恭讀聖製紀述有曰在天之
靈將啟我後於惟休哉敢不祗若休命是立民極以立
天地之責藝祖葢親授其託於陛下矣況此夢之祥不
於他年而必於端平之甲午不於他日而必於三日之
庚子是立民極以立天地之氣運藝祖又長發其祥於
陛下矣大責任如彼大氣運如此陛下何以仰嗣藝祖
何以大慰三才豈有他道哉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者

即在天之陰陽即在地之柔剛陰陽柔剛其形而下之器仁義其形而上之道也陛下惟自其惻隱仁之端而充之以極於仁之至自其羞惡義之端而充之以極於義之盡則上好仁而下爭先仁上好義而下爭先義皇極一立民極自正而三極盡入經綸矣此謂全天地之性以立天地之心而立天地之心即所以贊天地之化育陛下繼藝祖之能事始畢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以涼菲荷祖宗之休父事天母事地子育兆民兢兢業業垂

四十年三才之託任大守重親策多士十有二矣今朕
垂問乎三才之奧春夏生長秋冬收藏著明於日月星
辰者非陰陽之成象乎東南温厚西北嚴凝著見於木
火金水者非剛柔之成質乎親親敬上明察於父子君
臣者非仁義之成性歟是皆生於太極兩儀之自然非
由人為明矣然而立爾極者又必有待於聖人何歟三
極之道立於聖人然後陰陽和風雨時九州攸同水土
平治倫明於上民親於下此盛帝明王盡人物之性贊

天地之化育者也何修而臻此臣有以見陛下身任三才之責而又知人者所以統乎天地之心也臣嘗求三才之理於太極未判之先矣道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雕未斵之天者未漓也是故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得氣之輕清者為天帝王則以一心之微而天道之統繫焉得氣之重濁者為地帝王則以一心之妙而地道之統

闗焉陛下謂三極之道立於聖人是知帝王此身乃仁義之宗主貫三才為一者也臣嘗證之易矣易六十四卦或以后言或以君子言或以先王言不一而足獨於聖人則罕言之葢聖人非可以常論是故易言聖人必於天地並言故易於彖辭言聖人者凡四未嘗不兼天地而言之在頤則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在咸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豫則以天地聖人一於順動在恒則以天地聖人

同於悠久由是言之聖人與天地為一明矣陛下謂陰陽之未和然與其求陰陽和於陰陽不若求陰陽和於此心葢此心中自有二氣也陛下謂風雨之未時然與其求風雨時於風雨不若求風雨時於此心葢此心中自有四時也九州攸同此心之一天寛地容也水土平治此心之一地平天成也葢是理之在吾心即陛下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葢人道立則天地之極與之俱立千古在前仁義之道不息萬古在後仁義之道無

窮則天地亦與之相為無窮朱熹有言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地之道不外乎柔剛捨仁與義亦無以立人道臣謂捨仁與義天地亦無以自立矣豈特人道哉乾德間有言於偽蜀者曰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内其在此乎是三才之道不幸而否於漢周而又幸而泰於藝祖開基之日陛下能以藝祖之所以主張三才而主張之則生民之極立而天地之心立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漢儒傅會而春秋洪範為災異之

書令陽居大夏而陰沴未全消欲和順乎陰陽何所考
自強敵侵擾而一家文軌有南北之限令義當混一而
海宇未全清欲柔遠能邇何所賴自邪說充塞而諸子
百家壞吾仁義令表章正學而弊習未全革欲正人心
何所先或曰兩儀之道皆存乎人民極立而天地自位
仰觀俯察不若近取亦有仁義而已矣臣有以見陛下
念天變之未消思地圖之未復而又慮人道之不得其
常也何謂天變之未消臣聞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惟天佑于一德然則天命之所以去留者德實爲之本朝以道德永天命中間大變故大災異雖間見層出然上天仁愛之心則未嘗一日忘最是去夏之水尤可以見天之仁愛陛下也至矣漢永始中日有食之京師見四方不見谷永以爲在内之兆明年日又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在外之兆葢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其禍淺京師見而四方不見者其禍深陛下景定以前如星變如火災天之出災異以譴告者固不一

而足然而多難乃興邦之基殷憂乃啓聖之漸獨是去夏以來洪流暴浸不見於四方而獨見於京師之近畿不特京師之人見之陛下將親見之矣陛下為之減膳撤樂為之救災卹貧即此一念已足以回天意矣然而人主之荅天也因恐懼而加修省則可徒恐懼而不修省則不可令陽居大夏天時雖已順而陰濁尚干於陽明豈非人道猶有未至歟繼自今以往能以易之恐懼修省者為心則人道立矣如是而陰沴未全消臣不信

也何謂地圖之未復臣聞自昔取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乃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勢然也何者人之情輕於用已之所有重於用已之所愛故毆非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則往往肆意為之從陳以東與齊王信而不靳取越以北王彭越而不吝如漢高之為而卒之以創業於天下蓋其能勇於為而已晉元撫江東之勝兼吳越之饒又有新附之豪傑如祖逖輩如顧榮輩自可集事矣而

終於江左偏安其心𤳖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用之而併失也若元帝者可謂志不剛力不勇不足與中興矣葢中興之道有二有中興其祖宗創業之政治者有中興其祖宗創業之土宇者令文軌一家版圖有將合之機而未至於大一統者豈非人道之猶有當思歟繼自令以往能以詩之所以復古者修政事則人道立矣如是而海宇之未全清臣不信也開寶五年河大決命曹翰往塞之上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經宿

以來焚香上禱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藝祖斯言其知所謂立人道者歟自人道立於藝祖而天道與之俱立開寶元年一夕大雪上扣普門謂普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藝祖斯言又知所謂立人道者歟自人道立於藝祖而地道與之俱立陛下表章正學崇伊洛之儒先而天地間之正理復明去荆舒之從祀而天地間之邪說不作思無邪有訓而仁義之道本於心得毋不敬有箴

而仁義之道見於躬行中庸大學有贊而仁義之道又得於講貫精而踐履熟固宜天道順於上地道順於下而陰沴未全消海宇未全清尚有如聖問之所及者豈非仁義之道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歟臣伏讀聖策曰令疏附奔走動嘆才難而捂克背側居多民蠹雖勸勵戒飭詔旨丁寧毋乃吾仁有所未至歟法制者國家之綱也儲蓄者兵民之命也財用者政事之紀軍師者封疆之衛雖及此閒暇日計歲省未底于治毋乃吾義有

所未盡歟臣有以見陛下思人道之當立而又欲仁之至義之盡也且陛下所謂疏附奔走動嘆才難者豈非人才之乏使乎臣聞自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久矣然而惟用人而後可以辦集天下之事惟用中而後可以造就天下之才人才固不可以一律求也謹畏自修者無用世之具疏暢自許者多生事之嫌優游不斷者有廢事之跡跅弛不羈者有負俗之累此人才之通患也聖人知其然開九德之品以裁其寛簡之偏

立三俊之目以約其剛柔之失嚴三德之用以克其沈潛高明之過凡此者皆所以為愛惜人才地也孟軻曰君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葢中者不易之地彼能者固協于中而不能者亦望而取其中又曰中也養不中葢以已之中而成人之中陛下惟能執此中於用人之際則有才者皆得以自見尚何憂人才之乏使而吾仁之有未至哉且陛下所謂掊克背側居多民蠹者豈非貪吏之未盡去乎臣聞貪吏之誅求世之所共嫉也惟不

仁於貪吏然後能仁於民端平以來戢貪之詔凡幾下有人心者不於此而變焉真寘頑無恥者也古之聖人其待天下士者何厚而天下士自待其身者亦厚周官十有二禁民商工賈皆與焉而獨不及士漢宣帝諸詔為吏而下者半不曰營私則曰欺謾而贓之一字猶未之及是漢之待吏猶厚也然而上之所以待吏者固厚矣而令之為吏者反不能以厚待其身何耶臣謂欲去貪吏當自擊巨貪始蓋元載之家財旣歸於有司則十

五道之官吏皆知所畏陛下惟能即其巨貪者去之則人人相率而為廉矣尚何患貪吏之不革而吾仁之有未至哉經制者國家之綱也臣聞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萬目雖未甚舉而大綱則甚正臣嘗求紀綱之所以正內侍官不過留後而無漢唐恭顯之僣戚里不得預政而無漢唐呂霍之變政歸中書而置以參貳則漢唐專權之患無之財布中外而總以三司則漢唐殖貨之患無之凡此者皆紀綱之大者也肇創於國初而承

襲於歷代暫紊於熙寧而修復於紹興抑臣拳拳有望於陛下者政權之紀綱壞自大觀創違御筆之法始兵權之紀綱壞自宣和之用貫黼始聖明之朝萬無是事然内批節帖間亦有之伏惟陛下以朝廷之紀綱一付於公議何患法制之不立而吾義有未盡者儲蓄者兵民之命也臣聞古者民務農桑而家有餘積上之人俾自蔵以待水旱之災故彊埸有積食鄉里有委積設有水旱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是時富藏在民三代而下此

意不古戰國平糴已與古異雖曰富藏在官其實亦為民計也自平糴之後又有移粟之令武帝因水潦之災下巴蜀之粟於江陵皆仁民之一術去夏水潦為患野無青草臣謂斯民止旦夕命矣陛下視飢溺由已講求荒政而斯民復有更生之喜伏惟陛下常以積貯為心則民食足而兵食與之俱足尚何患儲蓄之不豐而吾義有未盡者財用者政事之紀也臣聞財用之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不在國則在民漢唐中世兵禍頻仍事力

彫耗嘗取食貨志即其君臣所以理財者觀之若算商車告緡錢等事漢史皆非之而獨取其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若散青苗征竹木等事唐史皆非之而獨取其用平凖法而斂不及民數年以來國用竭矣而號為善理財者惟求多於無聊之民是於根本之地而尋斧而今邊烽息矣寛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其時也伏惟陛下常以節財為心則將見百姓足而君孰與不足尚何患財用之不給而不得以盡吾義軍師者封疆之衞也

臣聞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世之為將惟務多兵而不知兵至於三十萬不可用矣前代以六十萬而勝楚以四十萬而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漢初合諸侯兵五十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衆困於白登王恢以三十萬伐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凡此皆以兵多而敗也今日之兵不患於寡而患於不精不患於無功而患於老弱之未汰伏惟陛下常以練軍實為心則韓家軍岳家軍不得專美於前矣尚何患軍師不勇而不得

以盡吾義而又法藝祖之量才甄奬者用人才法藝祖之不赦掊歛者懲貪吏法藝祖之易藩鎮於盃酒間者振朝綱法藝祖之發軍食貸民飢者散儲蓄法藝祖之積二百萬匹者豐財用法藝祖之擇精鋭為禁旅者整軍師果如是也將見天下之勢皆定于一也此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臣願陛下以藝祖為法者此也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臣既熟數而詳陳矣而陛下復策之曰肅觀史臣作太祖皇帝總叙謂太祖更立天下與民為

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肆朕嗣守丕緒思有
以修藝祖之功答天地人之望施之罔極其道何由子
大夫其别由熟復悉心以對朕親覽焉臣不識忌諱既
以陛下同符藝祖得天地庚甲之數者陳之篇首而又
以藝祖之治國平天下者條舉而詳言之惟陛下取為
法則中興混一之功可不勞而舉矣臣幸生明時獲近
清光陛下之所問者既空臆而言矣其所不及者隱而
不言臣之罪也敢以切於今日者為陛下告一曰居重

馭輕二曰居安慮危何謂居重馭輕古者兵無常聚故將無常守西漢凡兵皆屬天子而命將出於臨時按漢掌兵之官或置或罷初無定制將軍皆因征伐而置員因所領之兵而立號是故丞相可將九卿可將列侯郡守可將事已輒罷終漢之世大權利器盡在天子把握中唐府兵之制始於西魏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内有十六衛外開折衝果毅府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以重制輕無尾大不掉之患兵散于野將歸于朝國家每

調發下符契於郡郡守參驗乃發則權自上出所謂握兵於外者無之蓺祖皇帝聰明神武大勳既集詔天下精銳咸遣詣闕自是天下無重兵雖有侍衛三司不過呼呵指導於陛前耳故京師之勢重令天下之勢固未有内輕外重之弊然五大不在邉五細不在廷或者有當加意乎臣故曰居重馭輕者此也何謂居安慮危漢文帝時烟火萬里海内富庶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而賈誼治安一策方以寢薪厝火為慮謂有可痛哭

流涕者誼豈好為是張皇哉葢安危禍福相為倚伏有

臣如誼如之何不為漢深長思唐太宗四年以後斗米

三錢外户不閉致治之美幾於成康孰不為太宗喜而

帝也常以未治為憂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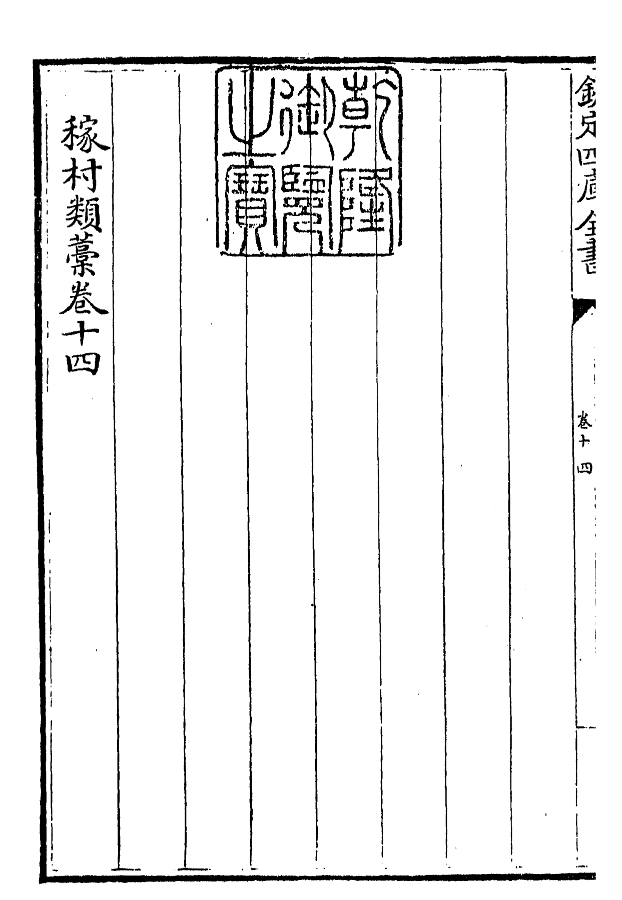
豐稔斗米三四錢一喜也北人久服邉鄙不聳二喜也

治安則驕侈易生一懼也古人防微杜漸如此藝祖皇

帝削平僭叛天下寧謐而乾乾自持不敢怠荒嘗乘快

指揮一事忽忽不樂且曰為天子亦大艱難聖謨洋洋

萬代龜鑑今天下之勢固無内阻外訌之患然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或者有當究心乎臣故曰居安慮危者此也臣願陛下審天下大勢之所趨而為偏重之防察天下大機之所伏而為久安之計則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矜而宥之臣不勝惓惓臣謹對



稼村類藁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稼村類藁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李天相

稼村類藁卷十五

元　王義山　撰

策問

稼村書院庚午義試

問科目取士古歟非古也古今言鄉舉里選者必曰三代科目昉此乎若然則三代未嘗無科目也特不以科目名耳謂三代無科目何歟考之周禮以賓興者不一

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或謂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若然則有德行者固可無藝有藝者果可以無德行歟所謂德行藝者又皆條而六之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中和行則別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或謂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可以與鄉里之選舉其說然與漢興有賢良孝廉茂才等科唐興有明經進士秀才等科洪惟本朝選舉之法雖不三代而士風淳一則三代也

然而制度沿革有當講明者賢良方正舊以四通為合格其後又以五通為合格其後有以五通中選者一人又有二人皆四通而報罷者何待人不廣歟博學宏詞盛典也舊以三古三令為題其後以四令為題以三古三令為題謂之大詞科以四令為題謂之小詞科近年試小詞科非有出身者不可如大詞科則雖無出身任子亦許試或謂中間有侍從私其子而為之地者何小詞科反不與試歟鮮試舊例並用八月五日鎖院選日

引試由是舉人多冒貫其後諸大學及諸路除四川並以中秋日試不知始於何年諸路差考官先是從禮部所請詔諸州隔一郡差以防請托之弊其後有建議者隔三郡差不知始於何人宗室不差考試熈豐以來行之其後有請差宗室為試官者或謂淳熈間吏書建此議胡為至今不盡差歟館職有試其初止詩賦謂非經國治民之道請改試論策於是詔館職試論一道策一道胡為至今止試策而不及論歟三歲取士舊例也建

紹問嘗展年矣其後復立為三年定例不知復於何科進士廷射舊無有淳熙間始行凡中的中帖中垜者推恩有差不知始於何榜殿試止從初覆考不許詳定别自立等或謂嘉祐間詳定為之彼果何人耶鎖廳人不為狀元非故事先朝乃翰林學士子先已賜進士出身後復廷試為第一名不知何人建議以齋郎對策不當為第一乃賜第二名或又謂皇祐間時宰為之彼果何見邪宗女夫許赴漕人皆謂始於近年政府之請不知有

因宗女夫所言於孝廟者凡孤遺宗女雖白屋亦許同
有官漕試三十人取一不知創宗女夫之試者誰歟大
學弟子員舊例三歲科舉後混試時未有待補其後有
因就試者多創為待補不知立待補之法者誰歟覆試權
要子弟國初制也中間嘗罷行矣其後又詔兩省臺諫
待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命後省覆試令不問權要例
與覆試是歟非歟廷試賜燭舊有之然舊例正奏名賜
燭降一甲餘罰各有差或謂其後有因賜燭而納卷最

後上讀其策嘆其忠讜親擢第一果爾則降甲之說然
歟否歟某科禁懷挾某科置謄錄某科每舉十人爲一
保某科給舉人往來公劵某科詔進士律賦並次第平
仄用韻某科禮部秋放榜某科詔臣僚奏薦毋得乞進
士及第某科定釋褐狀元恩例比廷試第二人某科始
分甲及賜同出身某科始唱名此制度沿革之大畧也
乃歲仲春賓興詔下天下士莫不洋洋然動其心諸君
行將試集英矣某科賜御書某科賜進士詩某科宴瓊

林苑其科詔金吾給狀元騶從七人清道傳呼聽引雙節此又諸君唱名以後得意時事也綠袍不怕露痕濕走入亂紅深處來諸君毋以狀元一時之榮耀自滿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諸君當以狀元他日之事業自期邇者申明科舉之制且有歇日之禁凡場屋弊例將次第罷去矣設若有司以科舉條例為問當思所以對

杭州府學 癸酉冬季堂試

責吏之說何始乎夏商以前未聞也虞廷九官之命不曰往欽哉則曰往哉汝諧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溫乎家人父子之唯諾雖曰三代攷績而黜幽之典不得已而見之明盛之朝者不多見於時庶績康庶事熈何往而非實世道一趍官刑制矣果厚待士夫意歟或謂官刑之制做之也非真刑之也始吾讀商書一則曰敢有二則曰敢有是淫亂巫之風未有也然其辭峻厲而震發君臣相與之氣象微刻露矣世道奈何哉迨至成周周

官一書其所以懇切訓告者亦甚費辭矣今觀自三事大夫而下豈真有利口覆邦者豈真有敗謀荒政者豈真有不學面墻莅事惟煩者或謂成王過爲士大夫慮也果然歟至周官六典之作其所以待士大夫者又不古矣今觀一曰治典以治官府二曰教典以教官府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夫曰治曰教曰禮此任官之常也至於政典以正百官政者正也必有不正者矣成周士大夫果有不正者歟其甚也又有刑典以刑百官嗚呼何

忍歟猶幸其以事典終焉事典所以任百官也不終於刑又從而任之嚴於先而寛於後又何歟漢宣帝諸詔為吏而下者不一不曰營私則曰欺謾是何漢之吏薄待其身而上煩人主之叮嚀告戒如此哉皇上自即位以來責吏之詔屢矣非徒事聲色之化也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王用丕欽則下用丕變矣然而瀆亂官常瘝曠職守者其風猶未殄詔書屢下丕應邈如易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誨之諄諄聽之藐藐何

歟豈尚口乃窮歟或謂躬修實踐雖無愧於宫庭而真意實德猶未孚於天下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人者也苟誠矣苟反求諸已矣而猶曰吏奉吾語不勤果在上者責歟抑在下者責歟逥者月正元日出一札以風天下且於士大夫風俗不滿焉而歸之於無耻周子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爲士大夫者悚然於聖

天子叮嚀告戒之下夫亦聞過矣而柰何予恥心之不生哉古之君子以不能堯舜其君為愧恥者噫彼獨何人哉夫人為萬物之靈圓顱方趾履后戴皇具五常而為之體揭三綱而為之倫別四民而為之業秀於其間者為大夫士析人之圭儋人之爵一以無恥之心行之則為貪為虐為奔競為讒諂夫亦何所不至哉管子謂禮義廉恥為四維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柳子厚謂義之絶則廉與恥其果

存歟廉與恥存則義果絶歟審如是則二維也楊誠齋則斷斷然又以恥為一維謂知恥則知禮義廉矣二者之說孰是孰非歟夫禮義廉恥之四維與仁義禮智之四端又果同歟孟子四端不言恥而以義為羞惡羞惡恥也管子既言義矣而又言恥何贅歟嗚呼恥之於人大矣哉嘑爾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誰謂路人而有此見乎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誰謂餓者而有此語丈人不愛錢武人不惜命誰謂介胄之士而能有此言圜

冠峩如大袍襜如而不能以禮義廉恥維其身者吾慼焉雖然世不皆若人也籥兮籥兮風其吹女一鼓舞間當有精白以承休德者願相與講明之有司當以復於

上

杭州府學 甲戌夏季堂試

於戲自古泰和之盛者厥亦惟曰唐虞成周唐虞成周之盛莫盛於虞朝虞朝之盛莫盛於九官劉向謂舜命九官衆賢和於朝今觀九官之外又有四岳十二牧者

馬而四岳十二牧之名不見於經何歟嘗以舜九官周六官而考之九官之命始於伯禹之宅揆與天官冢宰固同矣周官自冢宰而下即繼之以地官司徒為民計也舜自命禹而後即以民食寄之稷其為民計也均矣然嘗疑之周人自司徒而下以春官宗伯掌禮而舜則以典禮居五禮可後歟周人以夏官司馬掌兵戎刑用甲兵也而舜則止於刑而兵不預焉何歟周人以秋官司寇掌刑居六官之五舜則先刑而後禮刑可先於禮

歟周人以冬官考工居末為技巧工匠而末之此藝成而下之意也舜則置此官於典禮典樂納言之先百工之事果可先於禮樂納言之官歟或謂舜之命官皆有次序非周人設官意也治天下不可以無相故命禹以宅揆民苦於無食也故命棄以為稷民既富矣不可以無教故命契以為司徒司徒教民之官也既教之而民不能皆帥教民不能以帥教不得已而有刑故命臯以為士凡此者皆治人之先者也先者舉矣則可以治末

矣工者治之末也故垂以共工於是治人之事具則推而及於鳥獸草木故命益以為虞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治之極矣天下之治極則可以立禮之時故命伯夷以典禮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又有禮以節之此功成作樂時也故命夔以典樂舜猶未敢以天下為已治而謂吾無過之可言也故命龍以納言而卒至於無言之可納嗚呼盛矣哉論者以是為舜命官之次序果然歟然有可疑者伯禹之賢舜知禹也素矣何

待於四岳之薦而後畀之以宅揆之任自咨四岳而後必至於僉曰然後俞之何歟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而不及禹何歟自禹而下相遜者凡四稷契臯陶夔龍獨無遜何歟果同寅協恭和衷之意歟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乃垂益所薦者以垂益所薦者至於非其人舜皆不之用何歟或謂舜嘗以朱虎熊羆爲益之助果何所證歟舜命九官而後即繼之以咨汝二十有二人以四岳九官十二牧參而計之殆不止二十二人之

數釋者於九官之中獨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而稷契臯不與焉果然歟或謂四岳乃一人領十二牧果爾則以四岳為一人通九官十二牧始合二十二人之數審如是則釋者果何所見而指四岳為四人又去九官之三歟或謂禹益垂伯夷皆新命故疇於衆人而後用棄契臯陶夔倕為是官特因其已任之職而申勑之果然歟諸君幸而生於登明選公之時行將仕於時矣願舉虞朝之所可疑者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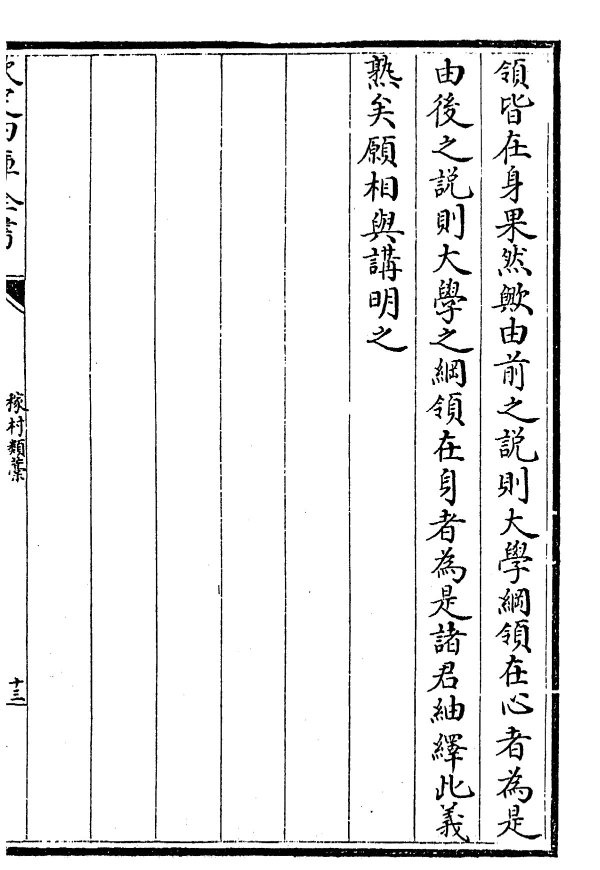
稼村書院甲戌秋課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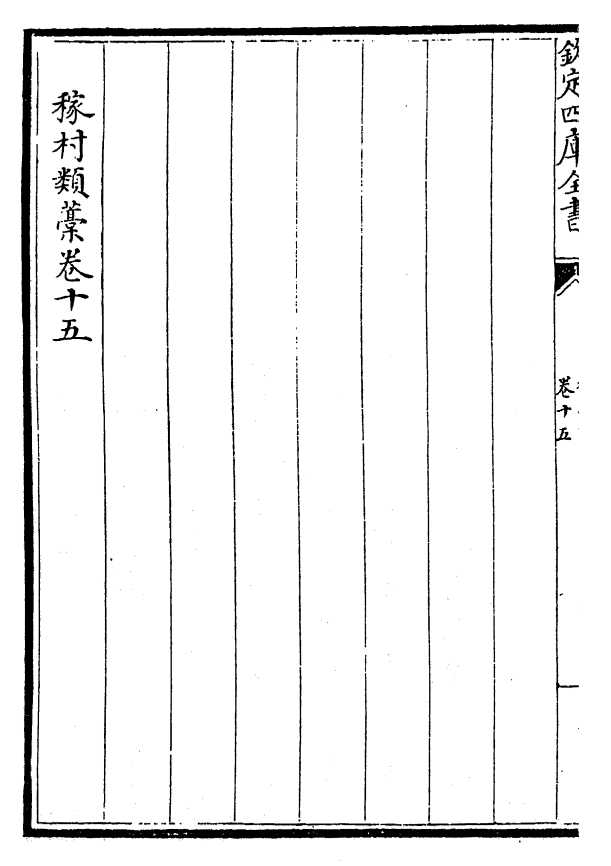
大學一書以身心為綱領有主於修身者則曰紫陽不云乎須就自身心上做工夫方始應得萬事審如是則大學之綱領當在身有主於正心者則曰紫陽不云乎此心之靈苟得其正則無不合於理審如是則大學之綱領當在心二者果何所折衷歟孟子嘗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又以身為主而心不與焉何歟仲舒又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此又以心為主而身不與焉何歟至唐韓愈原道一篇其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是身與心皆無遺論矣然自誠意而上不及格物致知又何歟至於進學一解自春秋易詩以至於書四者備矣而禮記獨不與何歟無怪乎愈於大學未詳也本朝自道理最大之言發於開國之元臣而吾道之脈有所寄迨至仁祖宋興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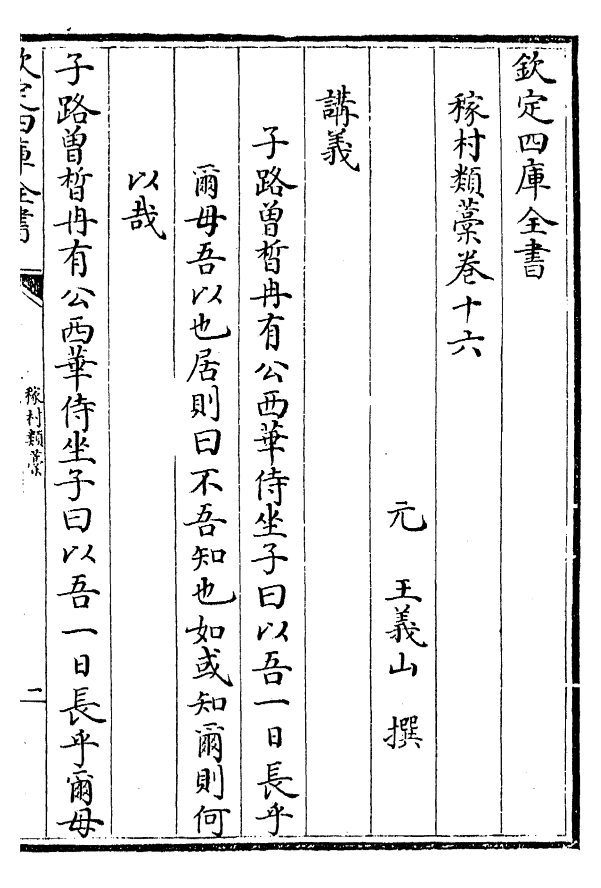
七十餘年矣而斯道之在天下既衍而昌既沃而光日
以鴻厖自天聖五年賜進士中庸篇寶元元年賜進士
大學篇而後周程張之學始出盛哉仁祖之有功於斯
道也迨至理皇又從而表章碩大之而理學又大明於
天下雖然理學一源固得於我祖宗闡明之功然大學
入門學者之所以用工者自心始乎抑自身始乎或者
則曰大學自物格至於天下平由内而外由始而終其
序有八而心居中焉心之外爲身身之外爲家家之外

為國國之外為天下四者等級不可紊也由心而上有所謂知知者心之識悟非心之外别有知由知而上有所謂物格物者此心窮極事物之理非心之外别有物三者不可以等級論也為是說者是以七者之綱領在心果然歟又有以身為綱領其說謂修身在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猶皇極居九疇之中意與心知與物皆包於身家國天下皆基於身則斷斷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說者是七者之綱


領皆在身果然歟由前之說則大學綱領在心者為是由後之說則大學之綱領在身者為是諸君紬繹此義熟矣願相與講明之



稼村類藁卷十五



稼村類藁卷十六

元　王義山　撰

講義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是時魯哀公十五年夫子自衛返魯之五歲時夫子年七十二曾晳冉有季路三子同齒者也少夫子九歲子華少夫子十一歲故曰長乎爾𤨏夫子所問與公治長所載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實同一時子路冉有公西華所對與夫子所答孟武伯者如出一口按論語公治長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又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不知其仁也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武伯之問哀公十五年春也季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其年夏五月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所對即夫子答孟武伯之問所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冉求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冉求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公西華則曰赤也非曰能之願
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子華所對
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三子之答即夫子答武伯而許之之辭也人但
知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之對載於先進而不知夫子
答武伯之問所以許三子之辭載於公治長者其篇次

先後雖不同實發於哀公十五年同此一時也蓋三子聞夫子答武伯之辭謂夫子以此許我矣未幾而承夫子之問遂以夫子所以許我者答夫子求以合乎夫子之意若曾皙則不特武伯之問不及又别是一等人品蓋其天資高明用志遠大因夫子之問以發其胸中之天不求以合乎夫子而默與夫子合雖然此論三子答夫子之問與夫子答武伯而同一辭者也若夫侍坐之頃夫子所以許冉有公西華者蓋取其有禮樂意思而

深取曾點者以其深造乎禮樂之極也由不知禮則哂之矣今觀冉求所對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此語非禮樂而何求言禮樂而曰俟君子此求自謙之辭孰謂求而不可與語禮樂哉子華所對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子華此語非禮樂而何子華雖止及禮而宗廟之事與夫諸侯會同之際有禮無樂可乎孰謂子華徒知禮而不及樂哉二子

所志皆禮樂之事若點之禮樂則異乎二子所謂禮樂者矣自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以至風乎舞雩禮之無體者也自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以至於詠而歸樂之無聲者也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妙也或曰求赤之志於禮樂信然矣由之對其説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此其志在於爲國於禮樂乎何異吁是不善觀夫子之意矣夫子哂由曰爲國以禮

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求赤於問答之間皆知有禮樂之事由則不知禮而率爾以對者也若點則深識乎禮樂之妙極而至於無聲無體之天此夫子所以與之也然夫子責由以禮而不及樂又何也嗟夫樂豈易言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周流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樂者禮之所由以生也由不知禮尚何責以樂哉蓋二子僅能得禮樂之粗曾點則造乎無聲無體之妙由則不知禮矣況可與言樂耶愚於此益可想見夫子

之所以與點者矣嗟乎禮樂非易事也玉帛鐘鼓云乎哉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天也非曾點其孰能知之方其托意於春服既成以至於童冠浴沂禮猶有體也及其風乎舞雩則無體矣方其鼓瑟希以至於鏗爾舍瑟而作樂猶有聲也及其詠而歸則無聲矣暮春者和順之時也禮樂者和順之積也遐思雲淡風輕宇宙澄廓至和極順妙造真筌此時此意真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此禮樂之天也吁豈易言哉然攷四子之

言志正在於哀公十五年夏五月點以為暮春何也葢周五月夏三月也孔門用夏時此點所以言暮春也雖然學者知點之又有以異於三子者乎人知三子皆有出仕意而點獨無意於仕噫豈特點哉真西山嘗謂曾氏自點而參自參而元孔門三世不仕惟曾耳嗚呼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

樂以韶名何居韶紹也舜紹堯也故曰韶韶以九名何居先儒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九歌即九韶始嘗疑之攷之舜紀可知已舜咨二十有二人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四海之間咸戴舜之功乃興九韶樂韶以九名自此始然齊有韶何或謂陳舜之後敬仲奔齊故齊有韶此說然也敬仲在陳非司樂之官敬仲豈知

韶者嘗攷當時諸國惟魯樂最備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則魯有韶舊也

謹按齊景公三十一年大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大師論樂聞韶音齊無韶而有韶竊謂齊因摯而後有韶也嘗讀孟氏書而有攷於夫子所聞之韶矣齊景公嘗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雖不明言為摯然以年攷之

不相先後又以大師名未必非摯也招與韶同先儒謂即舜韶樂則夫子所聞之韶未必非徵招角招也論語不曰子聞韶於齊而曰子在齊聞韶何也劉向序之於初至齊之時子長繫之於適齊之後證以先儒之説則當是夫子初至齊之時何以言之先儒引國語謂夫子適齊促從者曰韶樂作矣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知其為韶樂作初夫子遣公西華使齊道適齊之好華之往也正景公三十一年華返命而夫

子以是年十二月適齊正大師適齊之後則夫子所聞之韶合在初至齊之年門人因夫子至齊而書在齊元非在齊也夫子喜於聞韶子長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蓋心悅韶音不知芻豢之悅我口也然學之與三月二字俱可疑夫子豈待學而後知韶哉且以季札觀樂之年攷之是時夫子方幼自時厥後至昭公二十五年正夫子適齊之年夫子魯人也豈有生於魯而不知魯有韶哉又豈待至齊而後學哉此學之二字論語所以不

載雖然齊本無韶也因摯而有韶是時惟魯得以用天子之樂如所謂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者夫子之意不謂齊而有此韶也先儒以三月為音字謂子在齊聞韶音不知肉味其說為是嘗因是而有疑於書書自秦火後其錯亂固多莫甚於夔曰以下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如此則不待韶而球琴瑟搏拊可以洽神人和上下矣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如

此則管鼗鼓柷敔笙鏞簫可以感格鳥獸鳳凰而球琴瑟搏拊亦可無矣今欲用先儒蹙正書法例自夔曰以下先叙作樂一段然後及感格處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以至下管鼗鼓笙鏞以間合止柷敔簫韶九成此是作樂處合作一段然後及祖考來格虞賔在位羣后德讓庶尹允諧鳳凰來儀鳥獸蹌蹌百獸率舞此是感格處合又作一段自神和以至人和自人和以至物和文意方順且如合止柷敔一

句據本文元在笙鏞以間簫韶九成之上柷敔所以合止樂也樂止矣豈有樂止之後方奏笙鏞簫也先儒泥古自夔曰以下不加訂正孔安國所謂錯亂者皆此也諸君又知韶樂之功用有所謂極致者乎韶之功用不特鳥獸蹌蹌鳳凰來儀萬物和於野最是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衆賓和於朝可以見樂之感人也深虞賓丹朱也丹朱不肖全在傲禹曰毋若丹朱傲又曰傲虐是作以不肖之丹朱堯所不能化一聞韶樂之音盡變其傲

狠之氣質與羣后相遜讓噫舜之韶樂不特能化堯所不能化之丹朱而其樂舞之能化不率之苗樂記謂干戚羽毛謂之舞則舜之干羽即樂舞也舜之樂其至矣乎嘗因是而知夫子定樂有由矣夫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夫子何以正樂於自衛返魯之後衛之伶官多賢者攷之當時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蓋衛謂之伶官多賢可以為王者之佐此詩人所以比之為西方美人或曰鄭衛之音夫子所

惡今而有取於衛非夫子意吁是不然衛之伶官多賢者夫子未必不與之論樂也此夫子所以放鄭聲而不及衛者有由也此夫子所以正樂不正於他國歸來之時而正於自衛返魯之後也又聞夫子自衛返魯取詩三百五篇被之絃歌以求合乎韶樂之音嗚呼何其致意於韶如此哉既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至齊聞韶又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嗚呼吾安得不三嘆三詠舜之韶也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儒謂此四者人之大倫或謂五常之中闕一不可子夏言人倫先夫婦造端乎夫婦也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言兄弟

或者疑焉然有父子一倫則兄弟一倫在其中矣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孟子論舜敷五教而先之以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何也指舜之時而言也先儒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嘗讀伊川春秋傳序有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方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

瀹濟漯而注諸海排淮泗而注之江水土而旣平矣民不可以無衣食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是道之而生養遂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是教之而倫理明也夫人莫患乎生養不遂而倫理不明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倫理明耳當是時水自水耳人心之五常無恙也葢洪水能爲世變之變而不能變人心之五常舜之所以命契爲司徒使之敎

者舜特過爲之慮耳豈有堯舜之民而待於教哉書所

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亦過爲之慮耳豈有堯舜之民

而不親不遜者哉人心之五常與生俱生不以水而消

長也契亦不過因其父子有親而使之知所謂親因其

君臣有義而使之知所謂義因其夫婦長幼朋友有別

有序有信而使之知所謂別所謂序所謂信學者莫把

有字作尋常讀過有者固有之也非外鑠我也盖嘗因

是而嘆舜於五常之中所以處人倫之變者二父子也

兄弟也人莫不有父子也舜之父子則不然也父頑母嚚舜可謂甚不幸矣舜則曰吾為人子而子職之不共父母之不我愛宜也父母何心哉魏鶴山云親譬則天也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親之於子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定之天亦無難事之親舜豈無能而取薄於親哉舜大聖人也舜則曰我無能焉安有父母而不是者自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後舜得以遊夫父

子之天矣人莫不有兄弟也舜之兄弟則不然也象曰以殺舜為事往入舜宮鬱陶忸怩四字不多見於經與子惟見於孟子五子之歌皆弟告兄之辭象至不仁鬱陶忸怩亦不能泯於口此時之象非前日之象矣於此見羞惡之心不以象而亡也自洪水既平之後至湯之時世道一大變故人紀又一次修飾今觀伊尹告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夫伊尹不特曰修而曰肇修者又人紀之一初也自肇修而後君君臣臣而君臣之紀復一

初父父子子而父子之紀復一初夫婦各安其所以為夫婦兄弟各安其所以為兄弟朋友各安其所以為朋友而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又一初此湯之所以大有功於人紀也至武王之時世道又一大變故人紀又一次大修飭武王於是乎訪箕子一則曰彞倫二則曰彞倫皆所以為綱常計此班孟堅賦東都所以曰建武之元四海之内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正為此也先民有言五常之中獨欠師道或欲以朋友一

倫為師友晦翁嘗謂五常中朋友一倫闗於人倫之四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以有親有義有别有序皆自朋
友講明中來若以朋友為師友此説却未為當葢五者
皆不可無師師道一日不立則父子失其所以為父子
君臣失其所以為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失其所以為夫
婦長幼朋友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
夫言天地而與師並言以此見天地與師道並一日無
師道雖天地不能立也舜之所以使契為司徒者司徒

即師也師氏一職不屬之他官而屬之司徒司徒非師而何彼謂舜五典中無師者未之思耳嘗因孟氏之辭而大有感焉舜之敬敷五教在寛此毋忽嫉于頑之意也至孟子則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豈思以禽獸待人哉晦翁云今人議論有餘躬行之不足能言之猩猩鸚䳇也嗟夫夜氣之不存猶可涵養也孟氏直截謂則其違禽獸不遠逸居而無教猶可告語也孟氏直截謂近於禽獸聖賢豈不欲人其人哉人而胸中無天

理則貌人而禽獸其心矣豈特不遠之云乎雖然禽猶有返哺也獸猶有麟趾也人而禽獸如也猶可也人而不禽獸如也可乎哉

稼村類藁卷十六

理則貌人而禽獸其心矣豈特不遠之云乎雖然禽猶有返哺也獸猶有麟趾也人而禽獸如也猶可也人而不禽獸如也可乎哉

稼村類藳卷十六